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观察家》：很少有哪一本围绕国家档案所写成的书籍能像这本书一样，如此可靠，如此丰富，如此引人入胜！

老佛爷的一生



[英] 濮兰德 (J. O. P. Bland) 著
巴克斯 (E. Backhouse) 译
秦传安 虞丽琦 译

老佛爷的一生



[英] 濮兰德 (J. O. P. Bland) 著
巴克斯 (E. Backhouse) 著
秦传安 虞丽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佛爷的一生:慈禧外纪/(英)濮兰德,(英)巴京斯著;秦传安,虞丽琦译.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075-2467-3

I. 老… II. ①濮…②巴… ③秦… ④虞… III. 西太后(1835~1908)传记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77145号

老佛爷的一生——慈禧外纪

著 者 (英)濮兰德、巴克斯 著 秦传安、虞丽琦 译
选题策划 中保图书
责任编辑 方明亮 姜艳艳
特约编辑 文 林
出 版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010-58336255
责任编辑:010-63998217 5833626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10×1010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33千字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中保图书010-63998217联系调换

目 录

- 第1章 叶赫那拉的出身与少女时代 /1
- 第2章 逃往热河 /10
- 第3章 载垣逆谋 /21
- 第4章 第一次垂帘听政 /35
- 第5章 曾国藩与太平军叛乱 /44
- 第6章 慈禧与太监 /57
- 第7章 礼仪问题 /74
- 第8章 同治皇帝亲政及晏驾 /78
- 第9章 吴可读尸谏 /88
- 第10章 慈禧独掌朝纲 /99
- 第11章 慈禧“退隐” /109
- 第12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121
- 第13章 百日维新 /130
- 第14章 戊戌政变 /138
- 第15章 再度垂帘 /145

目 录





- 第16章 义和团运动的缘起 /168
- 第17章 景善日记 /171
- 第18章 纪念两位勇士 /199
- 第19章 慈禧的治国手段 /211
- 第20章 逃出北京及流亡中的朝廷 /219
- 第21章 拳党首领之死 /235
- 第22章 老佛爷悔过 /242
- 第23章 两宫回銮 /250
- 第24章 慈禧新政 /271
- 第25章 荣禄遗折 /283
- 第26章 最后的日子 /286
- 第27章 慈禧的死与葬 /300
- 第28章 结论 /307

第1章

叶赫那拉的出身与少女时代



叶赫那拉家族是满洲最古老的部族之一，其直系血统可以追溯到那位把女儿嫁给了努尔哈赤（1588年）的杨吉砮贝勒，努尔哈赤是满洲人统治中国的真正奠基人，也是大清皇帝们最早的直系祖先。1583年，杨吉砮在奉天被杀，当时，他正率部袭击汉人的领地，那里依然效忠于腐化堕落的汉人君主万历皇帝。他的部落在这一地区生息繁衍，兴旺发达，这里临近朝鲜边境，坐落于长白山下，是满族血统真正的发祥地。杨吉砮和他手下的百姓看来能征惯战，有着强烈的征服欲，他们频繁地侵扰不断变迁的边境上那些富庶之地，如今，这些地方眼看就要被置于



奉天：满清王朝的龙兴之地

新的侵略者的奴役之下。杨吉砮的女儿由于丈夫的征服而拥有了皇后的尊号，她儿子最终从明朝的手里夺取了整个满洲，建立了自己的政





权，国号天聪。

1835年11月，叶赫那拉氏出生于这个部族，她的一生，注定要影响无以数计的芸芸众生，她将三度垂帘听政，独揽中国朝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她的父亲名叫惠徵，拥有世袭职位，是八旗兵的一名首领。考虑到他在出身上的优势，他的同时代人通常认为他并不成功，到死也不过是一名道员而已。他任职的地方在安徽省，死的时候女儿只有3岁。一位名叫穆扬阿的亲戚悉心照顾了他的寡妻和家人，穆扬阿的女儿后来成了咸丰的皇后，并与叶赫那拉氏共同垂帘听政。在穆扬阿的关照下，孩子们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近年来，流传着很多捕风捉影、荒谬可笑的故事，讲的是太后的那些身份卑微、甚至是不太体面的祖先们。很多这样的故事只不过是黄色小报的产物，它们总是搜寻那些耸人听闻的材料，迎合读者破坏偶像的本能。然而，还有一些故事，则无疑是源于宫廷中钩心斗角的嫉妒、怨恨与恶意，源于铁帽子王以及皇族旁支其他权贵们无中生有的杜撰，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专门喜欢丑化慈禧的家族和品格，为的是让叶赫那拉族“丢脸”。因为从高处扔下的泥巴通常粘得牢，所以，他们不怀好意的故事于是就这样不胫而走，人们对之深信不疑，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南方：康有为及其同时代人的著作就是明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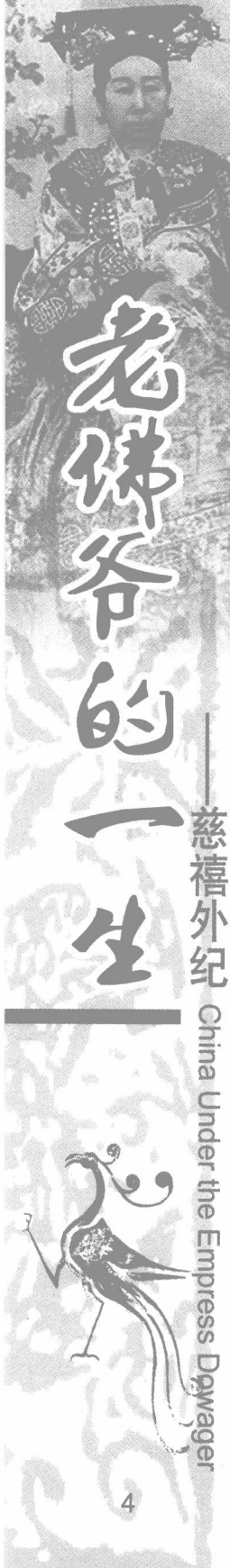
举个例子吧。在这些子虚乌有的故事当中，有一个故事常常被惇亲王（道光皇帝第五子）有鼻子有眼地讲得跟真的似的。这位王爷对慈禧怀恨在心，因为他的野心化成了泡影：自己被排除在皇位继承序列之外。但他仍不死心，1875年，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被选为皇帝。照他通常所讲的，故事是这样的：当年，太后的母亲带着一大家子（其中就有未来中国的统治者）守寡的时候，他们在宁国府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她的丈夫曾在那里当官，并死于任上。她没有盘缠回京城，要不是由于一次幸运的意外事件，恐怕就沦为乞丐了。在回京的途中，一笔本打算送给另一位旅客的钱，误送到了她的船上。而那位旅客在得知这个误会之后，看到这家人困苦流离的惨状，顿起同情之心，坚持要她把这些钱留下来。25年后，慈禧垂帘听政，大权独揽，这位官员赴京朝觐，太后记起了自己曾得此人的恩惠，便命人扶他起身，对他从前的善意表达了感激之情。这个故事比惇亲王讲的很多其他故事更加动听一些，这些故事，其最初的原型源自有一位满洲官员死于任上，穷困潦倒。但对于叙述的真实性来说，不幸的是有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慈禧父亲死的时

候，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家人，都不在身边。他们都提前去了北京，预计他很快也将回京，就任正白旗军中的新职。

在进一步叙述之前，我们最好是先简略提一下叶赫那拉族，及其在皇族长支关系中的位置。这个问题，就其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而言，实乃至关重要，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自从叶赫那拉氏挫败载垣逆谋之后成为大清帝国事实上的统治者以来，皇室家族与这个权贵家族之间，一直都存在着嫉妒和摩擦。戊戌政变后，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显著了，尽管对太后“圣怒”的畏惧阻止了任何公开的决裂，但麻烦的可能性始终潜藏在紫禁城内。北京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直隶总督端方因为据说在已故太后的葬礼上“不敬”而遭革职——都突显了满族阵营的不和，以及困扰满清政府的危机，现如今缺少了慈禧的铁腕，情形恐怕更加不妙。对外国人来说，关于宫廷生活及朝廷党争的实际情形，恐怕很难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错综复杂的族谱，通婚与过继，古代的宗族世仇，都会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然而，应该说明的是，皇帝的族人（即爱新觉罗氏）分为黄带子和红带子两支，分别是努尔哈赤本人和他的祖先的后代，由于这一世系，他们自认为（汉人也承认）是“纯正血统”，是满清王朝最高级别的贵族。叶赫那拉族虽然不是皇室血统（君主跟一个家族的女性成员结婚并没有赋予这个家族超过贵族等级的权利），却大权在握，不仅因为人多势众，而且还因为这一部族出了三位皇太后；尤其是慈禧所拥有的极大威信和个人声望。如果要按照历史来解释近事，并考虑到太后意味深长的遗诏，叶赫那拉族眼下的领袖们都决定：当今的太后，即光绪皇帝的寡妻，应该追寻她那位令人敬畏的姑妈的足迹，掌管国家大事——至少是在摄政时期。而且，多亏了慈禧远见卓识的治国才能，小皇帝是荣禄的外孙，因此可以指望他能够遵循老佛爷一手传下来的政策。

关于宫廷中派系之间的猜疑和纷争，一个长期存在的原因，源自道光皇帝长支的担心（其中，溥伦贝子与恭亲王是主要代表），他们担心：当今皇上，或者他的父亲（即摄政王），今后会追尊本支创立者醇亲王的谥号，从而让他跻身皇帝的行列。这种追封，欧洲人可能认为无关紧要，但在中国人的眼里，将会构成皇族晚支方面的死后篡位。因为这样一来，第一代醇亲王就会被置于清王朝的创立者努尔哈赤同样的地位上，实际上就会成为一个新世系的创立者。第一代醇亲王本人就曾预见到了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并认识到：那样肯定会导致严重的麻





烦，因为这个原因——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他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以防止此类事情发生。然而，自从当今皇上即位以来，第一代醇亲王陵墓的祭祀总是被精心设计得很是排场，而在官方的文件上，他的名字被赋予了“二阶”，也就是说，在士大夫眼里，他被抬到了跟当今皇上同等水平的位置上。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有些人的关注，他们的行当，就是密切注意中国高层政策的动向。那些能跟权势人士说得上话的中国人都普遍相信：当皇帝亲政的时候，他肯定会把进一步的死后荣誉授予给他的祖父，包括“三阶”，那将让他等同于一位已故的皇帝，在太庙里有专门祭祀的神殿。从中国人的观点看，这样一个步骤的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而且很难改正。

老佛爷是本族中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在她的一生中，其直系亲属几乎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她的保护的阳光下，幸福地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或者趁机打打秋风。因此，始终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暗流：叶赫那拉家族与黄带子、红带子们之间的摩擦，这些摩擦激起的回声，经常传到京城的街头巷尾、茶馆酒肆。慈禧以故意怠慢爱新觉罗们为乐；在一篇谕旨中，她禁止宗室子弟在城里的商业区居住，理由是，她听说他们当中有些人通过声名狼藉的行当挣钱。她一点也不喜欢铁帽子王及努尔哈赤的其他贵族后代，他们一方面很怕她，同时又不不停地抱怨她剥夺了他们由来已久的特权。

说到她对付这些皇亲国戚的专横办法，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有一位皇族的公爵，斗胆紧挨着皇城擅自修建了一幢自命不凡的房子，高高在上地俯瞰着皇宫禁苑的一角。这幢房子刚刚建成，老佛爷便把它给没收了，申斥屋主没有规矩，胆敢窥伺宫墙，并立刻把这幢房子给了她的弟弟、承恩公照祥。

关于她的门户之见，以及她的难以对付，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她1902年从流亡中回銮京城的三年之后，发生在北京巡警部成立的时候。当时，太后所宠信的汉人军机大臣徐世昌被任命为巡警部尚书，但他很快就发现，在跟皇亲国戚打交道的时候，警察这份差事决不是什么好差事。慈禧的三弟桂祥公爵是一个特别冷酷的贪赃枉法者，压根就不把任何警察规章放在眼里，他总是怂恿手下的仆从专干一些违反规章的勾当，以此“挣脸”。有一次，一位热心的警察做得太过火，竟然把桂祥的一个仆人给逮了起来。徐世昌听闻此事，立即下令放人，但桂祥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坚持要巡警部尚书亲自登门道歉。倒霉的徐世

昌三次前往桂祥的府邸登门拜访，均被拒之门外，最后才进到宫邸外敞开的院子里，在桂祥的面前磕头之后，他的道歉才被接受。在北京人的眼里，此事的意义以及贵族权力的观念，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中推知一二：徐世昌随后做了东三省总督，再后来是邮传部尚书，并在1910年晋升为体仁阁大学士，不久转调奉天。

叶赫那拉氏的母亲钮祜禄氏，在丈夫死后还活了很多年，她住在锡拉胡同，离使馆区很近。当女儿成为皇额娘的时候，她受封为公爵夫人。她看来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有良好的判断力，即便是在一个以女性的聪明才智而著称的部族当中，也显得卓尔不群。她活到了高龄，死后与丈夫合葬于家族墓地。墓地位于城西，在欧洲人的跑马场附近，慈禧在那里为父母修了牌楼，以及照例应有的大理石墓碑，以显示当女儿的一片孝心。1902年1月，当太后从流亡中回銮，从正定府乘火车回京的时候，她拒绝由京汉线入城，因为那条线靠近她父母的陵墓，经过这个地方如果不虔诚地下车致礼，将会是对父母的大不敬。她因此改变了路线，从南边进入北京城，这一举动，赢得了所有人的钦佩，也赢得了保守派的赞扬。

关于叶赫那拉氏的童年时代，见于记载者甚少，只知道在她儿时的玩伴当中，有一位亲戚家的男孩，此人便是荣禄，日后他在慈禧事业生涯的多次危机中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有人谣传，他们俩一生下来就定了亲。这个说法无法证实，但毋庸置疑，荣禄对她发挥过很大的影响，比她的家人或身边大臣中的任何人都要大得多，这种影响力，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就已经确立了。康有为及其他反对满清统治的汉人官员都毫不犹豫地声称，多年以来，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不正当的亲密关系，时间可以追溯到巡狩热河期间，在她的丈夫咸丰皇帝去世之前。

叶赫那拉氏所受的教育，是平常的古典课程，但她的脑子格外灵活，加上她过度的野心以及对权力的热爱，使得她能够不受这些古板教条的影响（这种影响通常会让人变得呆头木脑），并把她的学习转到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实际利益上。她学会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在艺术中找到了真正的快乐；她精通诗词，这些文学作品，在形式上跟最著名的英国公学所弄出的任何东西一样僵化刻板。16岁的时候，她就掌握了满汉文“五经”，卓有成效地研习了二十四史。她无疑热爱知识，这是智慧的启蒙，是力量的奥秘。除此之外，史家断言，她对本朝的伟大有一种明确的预感。





老佛爷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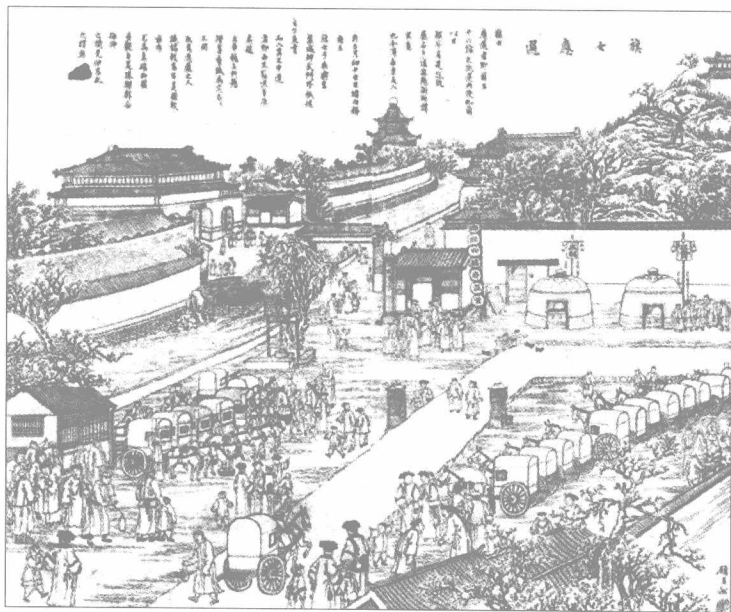
慈禧外纪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他19岁的长子继承大统，年号咸丰。在服丧期间（27个月），新皇帝是不能结婚的，期满之后，诏令凡符合年龄、容貌姣好的满洲秀女，皆到内务府候选。咸丰即位之前，已娶穆扬阿长女为妻，但没等到咸丰登基便去世了。在候选秀女当中，就有穆扬阿次女钮祜禄氏和年轻的叶赫那拉氏。1852年6月14日，大约有60名美丽、时尚的满洲贵族秀女出现在皇太后的面前，她从中选出了28人，把她们分为4个等级的嫔妃，即：妃、嫔、贵人、常在。钮祜禄氏成了“嫔”，叶赫那拉氏则是“贵人”。除了很少的例外，这些所谓的嫔妃，更多的是她们的婆婆的仆人，而不是君主的妻子。理论上，嫔妃的人数最多可至70，但很少达到这个数字；除了她们之外，宫里还有大约2 000名满族女性，担当婢女和一般仆役，听太监们的使唤。在所有家庭内部事务中，皇太后行使最高权力，尽管有先例允许皇帝视察选妃的过程，但在安排差事、决定等级上，他是没有发言权的。

叶赫那拉氏离开了锡拉胡同的家，住进了紫禁城，从此断绝了跟家人的直接交往。有一位老妇人，打从她头次进宫的时候就伺候她，一直到她去世，我们下面描述的叶赫那拉氏唯一一次回娘家省亲时的有趣情景，便是这位老妇人对我们讲的。那是1857年1月，她儿子（皇位继承人）出生9个月之后，经皇帝特许，叶赫那拉氏获准离宫。一大早，太



旗女应选（选自《点石斋画报》）

监们被派去向她母亲通报：她的女儿懿妃将在正午时分回家省亲。面对这样的殊荣，家人和亲友们莫不欢喜雀跃，兴高采烈。锡拉胡同的街坊邻里全都蜂拥而出，来观看太监和黄轿子。当轿子进入院内的时候，母亲和所有家庭成员（包括一些长辈）排列在院子的两厢。在通向内院台阶的前头，太监们搀扶她下轿，然后进入正堂，登上宾之席。她的家人谦恭地走上前来，对她行礼，除了母亲和长辈之外，全都跪地磕头。接下来大排筵宴，经特别安排，母亲陪坐于女儿的次席，以此承认她作为皇子之母的地位。叶赫那拉氏一点也不装模作样，对家人情真意切，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宫廷生活的拘泥礼节和讲究排场的不良影响，谈笑风生，一如往昔，对家里的事情显得兴致勃勃，尤其关心弟妹们的教育。

宴会一直持续到傍晚，叶赫那拉氏提出和回答了数不清的问题。由于一月昼短，眨眼间就到了日暮时分，太监请她起驾回宫。就这样，她起身跟家人依依告别，对自己一辈子要跟家人隔绝深表遗憾，但希望有一天皇上会再次降恩，允许她回来看望他们。她说，无论如何，至少总该允许母亲到宫里去看她。在向所有家庭成员分发赏赐之后，她登舆离去。在后来的岁月里，她再也没有看到过她的家，但她的母亲倒是经常到紫禁城去看她。

进宫之后，叶赫那拉氏便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并迅速赢得了太后的宠爱；起初通过太后的影响，后来凭借自己的魅力，她很快就成了那位体弱多病、生性风流的咸丰皇帝的首宠。1856年4月，她给皇帝生下了一位继承人，从而让他长期受挫的雄心壮志有了一个圆满的着落，她的地位完全得到了确保。就在她进宫的那阵子，太平军叛乱在京城引起了极大的不安。1853年3月，叛军攻占了南京。此前已经习惯于披览奏章、提出建议的叶赫那拉氏，利用她不断增长的对天子的影响力，确保了曾国藩被任命为军队统帅，并为他提供经费，作为湘军的军饷。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再加上戈登将军的鼎力相助，曾国藩最终平定了太平军。因此，叶赫那拉氏很早就表现出了驾驭外部环境、冲破传统束缚的能力，在国家危难时刻展示了使她与众不同的宽阔心胸和迅速果断。根据所有的官方先例，当时正在服丧的曾国藩是不能起用的，但叶赫那拉氏的观点是：先例必须服从国家，而不是国家服从先例。这里面潜藏着天生统治者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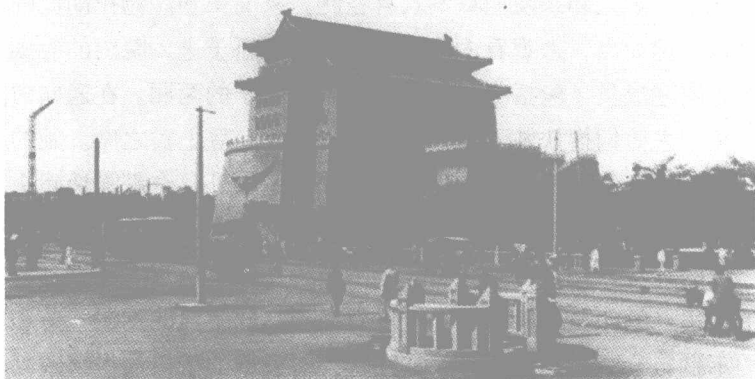
1855年8月，皇太后驾崩，叶赫那拉氏因为“尽忠职守”而被从



老佛爷的一生

慈禧外纪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20世纪初叶的北京城

“贵人”提升为“嫔”，与此同时，钮祜禄氏则成了皇后。

这一时期的汉人作家普遍相信：咸丰的统治时期将见证满清王朝的终结，因为它“气数已尽”。整个帝国到处都有叛乱，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皇帝本人是个体弱多病的浪荡子，既没有本事激发人民的忠诚，也没能力赢得人们的友爱。在士大夫的眼里，他是个腐化堕落者，丝毫没有文人学者的品味，而正是这样的品味让他的5位前任名垂青史，也没有任何意向打算追效他们的榜样：编纂纪念碑式的古典文献和字典，这些成就，让他们赢得了文人学士的爱戴和怀念。此外，他至今尚没有生一个继承人，这被认为是不祥之兆，尽管他如今还只有25岁，但他的前任们都是在15岁之前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因此，当1856年4月，叶赫那拉氏生了个儿子的时候，而与此同时叛乱者也被赶出了湖南和江西，因此人们觉得，时局似乎有了转机，上天的眷顾再一次对皇座微笑。

在这一时期，皇帝的身体（患有中风）彻底垮掉了，而叶赫那拉氏，由于嗣子之母的地位，更是因为她作风强硬的性格，而成了大清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她的同事、皇后钮祜禄氏对管理国事没什么兴趣。就实际等级而言，叶赫那拉氏已经晋升到了“妃”的位置，在京城一般被称作“懿贵妃”，“懿”是她的荣誉头衔，意思是“女性的美德”。

这一时期她在外交事务上的建议，通常带有攻击性，这个事实，如果我们还记得她少年时代的经历，她在血统上的骄傲，以及她对外国及其资源的全然无知，那么也就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了。钦差特使耆英被派去劝说额尔金勋爵离开大沽，结果灰头土脸地无功而返，皇

帝谕令耆英以“丝带”自尽，以示“皇恩浩荡”。据传，这份谕旨就出自傲慢的叶赫那拉氏。皇帝不允许钦差大臣叶某在广东与英国人就贸易问题进行谈判，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广州城次年被外夷所占领。这个主意也被归到了她的名下。在那个时期的史家和日记作者们所留下的记录中，有一点通常很明显，这就是：皇帝的观点和作为都很无知，京城和国家的所有事情全都依靠叶赫那拉氏发话，这个事实，在一个女人本不应该管理国事的国家，本身就足够不同寻常了；如果我们还记得，她当时只不过是位嫔妃，而且只有22岁，此事就尤其显得不同寻常了。

为了防止太后的几个名字和头衔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我们应该在这里解释一下，她的家族或部族的姓氏叶赫那拉，是在她被选为嫔妃之前人们称呼她时所使用的。在宫里，在她被晋封为皇后（西宫皇后）之前，她依然是叶赫那拉氏，但更多地被称作“懿”妃。作为联合垂帘听政的皇太后，皇帝尊封给她的官方名称是慈禧，还有很多敬语被加到这一称号上。但对于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她要么是太后，要么就是老佛爷，在她的统治末年，后一个亲切的尊称在北方被普遍使用。



老佛爷的一生

慈禧外纪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第2章

逃往热河

英法联军入侵华北的原因及历史，已经众所周知，此处无需赘述。但对于叶赫那拉氏在逃往热河前后那段人心惶惶的日子里所扮演的角色，欧洲读者大概并不怎么熟悉。关于这个话题，最有趣的材料是一位翰林学士所写的日记，几年后，这部日记以纪事的形式私下地印行，下面就是这份文献的摘录。它最初的标题是《罔极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它主要是一部表达孝心的作品，其中也以朴素的笔法记述了外夷的所作所为，以及叶赫那拉氏的独特个性，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的真情实感，颇为引人入胜。这篇纪事本身也很富有人情味：^①

庚申七月。自慈亲得病起，五、六日间，即传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内外一切奏禀，概不发抄。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犹未移徙也。（时皇上方病，闻警拟狩北方，懿贵妃与僧王不可，且谓洋人必不得入京。）

初一日至初十日。慈亲得腹泻之症。初谕家中人，不令不孝知。不孝由署回寓，偶见儿上药方，始知病状，然犹以为年年偶犯耳，即令请刘医诊视，以平日多用疏通剂见效，故听其用药。不孝本不信刘医，因自咸丰三年至今八载，宅中自慈亲以次得病，请渠一诊，服药即见功效。以故慈亲及家下人，无不深信刘医者，而孰知祸胎即兆于此乎。呜呼，昔人谓为人子者不可不知

医。不孝不知医，以致遭此大难，祸及慈亲，虽百身亦奚赎乎。

此十日内稍稍有迁徙者，缘海口接仗失利，我军伤亡，且伤一总兵官。北塘兵溃，炮台为夷人所有，僧邸奉旨不令接仗，以故坐困海口。外间未能深悉兵败之故，故消息不甚紧迫耳。

十四日。是日，不孝见慈亲病势有加无减，心中焦灼，即请感冒假十日。不孝因慈亲抱病，外边一切事情，谕令家人不得告知慈亲。不孝日在慈亲前劝慰，安心静养。自是日以后，海口消息日紧一日。迁徙出京者，遂纷纷不止矣。

十七日。是日，李敏斋大令前赴安徽大营，来宅辞行，知慈亲病，索看刘医方，大不以为然。且言必遭其祸，即亲自立方，中用石膏。不孝稟知慈亲，慈亲勉强服此，夜间觉气短。不孝着急，于五更即将敏斋接来一诊，据敏斋言并非药误。慈亲谓还是刘医方吃得平稳。不孝只得仍请刘医，照常用疏通剂。以不孝屡争老年人岂可如此克削，以后如槟榔枳实等品，始开除不用矣。惟用顾气略略疏通方。

十九日。不孝将寿木由富寿板厂取回，令其在宅鸠工兴作，二十日做成，仔细查看。花板料最难得宽厚，此则帮足三寸余，底盖足五寸，且样子极其好看，不意拼凑，反得全美。据匠人言此刻若在京中买此恐非千余金不可。适辛三爷亦来，云可值八百金。不孝以此事已成，略觉如愿。

二十一日。叫孔漆匠来宅，先钻靠木生漆一遍，先做里，用漆二斤余。是日李裁缝会请六人在宅，支案做寿衣，买绸缎等物。二十五日夜间将貂袄做成。不孝因见慈亲精神尚不大减，遂将蟒袄霞帔暂且不做。是时城中哄传夷人已到通州，定于二十七日攻城，居民纷纷移徙矣。

二十七日。用漆裹灰布一遍。是日我军拿到夷目巴夏哩等九人，禁刑部监。于是京中鼎沸，圣驾有出巡之说。朝内大臣具折奏留，俱留中不发。凡在京旗汉大小官员眷口及财物，无一不移出京城者。然大生意如布巷前门一带，尚未摇动。此数日慈亲病症无增无减。不孝于二十四日又续病假十日。

八月初一日。用漆裹灰布一遍。慈亲自七月底以后，刘医则以益脾助气方日日进之，然总未见腹泄稍止。

初四日。慈亲于早间问呼不孝进前，执手呜咽曰：“我病必





不能好，可给我预备，我于今日不想饮食矣。”不孝心如刀割，急呼李裁缝复到宅中，由源丰赙来蟒袄霞帔料，会人做成。是日潘季玉世叔同杨剑芝孝廉到寓。据剑芝言病势过重，必须固下方能有转机。立方用赤石脂之剂。不孝禀知慈亲，慈亲生气，执意不肯服此方。

至夜五更，慈亲大泄一次，觉神气清爽，人人皆喜，即慈亲亦谓病势退矣。遂令成衣匠人等散工，不必如此着忙。至初五日，将蟒袄霞帔做出，又因慈亲嫌所盖小呢被子太重，即令做里面并被单皆用绸子被一床。慈亲言：“虽然轻暖，然太过分，汝祖母、汝父何曾用过此来？”言讫泪下不止。

此时人心惶惶，移徙出京者，日见其多，城门已闭彰义并东面一带城门矣。

初七日。我军与夷兵战于齐化门外。我军马队在前，且均系蒙古兵马，并未打过仗。一闻夷人枪炮，一齐跑回，将步队冲散，自相践踏，我兵遂溃。夷人逼近城边。先是，亲王及御前诸公屡劝圣驾出巡，圣意颇以为然。但格于二三老成并在朝交章劝止，故有并无出巡之旨，且明降谕旨，有能杀贼立功立见赐赏等语，故人人皆以为出巡之举已中止矣。

初八日。早，闻齐化门接仗失利之报，圣驾仓皇北巡。随行王公大臣皆狼狈莫可名状，若有数十万夷兵在后追及者。然其实夷人此时尚远，园中毫无警报，不知如何如此举动。（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踏。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初九日。是日慈亲泄仍未止。商之刘医，将杨剑芝方试进半剂，连进两剂，稍止。后复不能止，从此不起矣，呜呼。

十二日。早间，慈亲大泄不止，再进固涩之药已不能咽。急将李裁缝叫来，将衣服套好，所有应用鸡鸣枕并被褥等物速为料理。至是夜亥时，竟弃不孝而长逝矣。呜呼痛哉！抢地呼天，究复何益？自恨素不谙医，为人所误，此罪万死不能赎也。不得已，饮泣料理一切。先将中衣命内子等穿好，上用套好之白绉大衫、灰色绉夹袄、蓝缎绵袄、天青缎绵褂。上用蟒袄霞帔，补服钉在霞帔上，加上玉带，挂上琥珀朝珠，将金扁簪扎在头上。然